



# 千回百转心不改

□文/片 李守亭

黄河汇千流，纳百川，蜿蜒九曲，奔流万里，串起了我绵长而美好的记忆。

曾几何时，我怀着虔诚之心，迈开游历的脚步，沿着黄河，一路走来，聆听黄河历经沧桑归大海的铿锵脚步，感悟母亲河的回百转心不改。

黄河上游的河源段是黄河水的主要来源。我虽去过青海，但无缘追溯至黄河的源头，未曾见到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的壮景，也未实地走过从黄河源至青海龙羊峡的河源段，对曲折迂回，水质清澈，来水量大的这一河段没有直观印象。

从青海龙羊峡至宁夏青铜峡的峡谷段，我曾游览过部分河段。该河段穿峡而过，河道落差大，水流湍急，龙羊峡、刘家峡等多个峡谷位于此段，是黄河流域的重点水电站基地。

那年，我应邀参加宁夏媒体行活动，曾到中卫市沙坡头采风，近距离拥抱了母亲河，目睹了大河、沙漠和绿洲同框共生的奇妙场景。

在沙坡头旅游区黄河之畔，我爬上一处高高的沙丘，远眺黄河，从远处的天际线逶迤而来，在这里画出了一弯优美的弧线。黄河以北是浩瀚茫茫的腾格里沙漠，岸边却是生机勃勃的绿洲。

据解说员介绍，这里就是有名的沙坡头黄河大拐弯，是黄河在宁夏境内的独特地理景观。从空中俯瞰，黄河在沙坡头处形成了一个壮观的大拐弯，号称“黄河宁夏第一弯”。黄河在这里先由东往西，继而向北，再向东、向东北奔流而去。沙坡头因其壮观的自然景观声名鹊起，吸引了大量游客。这里的黄河与腾格里沙漠交会，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，展示了黄河与沙漠的和谐共生。

为我们近距离感受黄河，主办方特别安排了三种形式的体验活动：首先，我们战战兢兢地走上飞架两岸的黄河3D玻璃桥。行走在索桥桥面之上，浑黄的河水裹挟着泥沙从脚下滚滚而过，河面如此之宽，河水如此之黄，水量如此之大，是远观不能感受的。在玻璃桥上，看着脚下川流不息的河水，我们脚穿鞋套，小心翼翼地挪动双腿，轻轻踩在绘有黄河河水、峡谷3D彩画的玻璃上，生怕一不小心踩碎了，人掉进黄河可就“洗不清”了。

然后，我们又体验了一把刺激惊险的黄河飞索。这里被誉为“天下黄河第一索”，只身通过滑索从空中横跨黄河，低头可以看见宽阔的河面，感受河水在脚下流动，耳畔呼呼生风之际，顿生“飞黄腾达”之感。

最后，我们乘坐快艇飞驰黄河之上，更近距离地感受黄河的脉动。河面之上，点点羊皮筏子在慢悠悠地随波逐流，形成一道独特的景观。极目远眺，蓝天、白云、青山、绿洲、金沙、黄河，色彩斑斓，绘成一幅灵动的水彩画。悠然与急速，古老与现代，在黄河之上交融辉映，合奏出一曲现代“黄河大合唱”。

在沙坡头，我看到了唐代诗人王维的雕像和镌于石碑上的千古名句，却无缘一睹

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现实诗境。

那天傍晚，余晖洒在中卫黄河官畔的那片杨林中，把树下的草皮映照得绿意更浓。黄河官远观像一个蓝色的水滴，里面则是包罗万象的黄河历史博物馆，全方位展示了黄河的前世今生。一滴水能折射太阳的光辉，一个展馆可以看清黄河的今昔。我们饶有兴味地参观完，出口处就是黄河，河面分外开阔壮观，波光粼粼的河水在夕阳中闪着金光，跳动着欢快地向前奔流。听讲解员说，每年春季黄河水头到来之际，中卫都会举行盛大的黄河祭祀仪式，人们向黄河祈福、禳祸、佑民，几千年沿袭至今，代代相传。

接下来，我们来到吴忠青铜峡市黄河大峡谷旅游区。这里是黄河上游最后一道峡谷，素有“黄河小三峡”之称。南有都江堰，北有青铜峡。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结束了宁夏两千多年来无坝引水的历史。

最早知道黄河上的青铜峡，是在小学课本里。一进景区，书本石雕映入眼帘，上面的“认识青铜峡从小学课本开始”和摘自1976年版小学教科书的《水力发电站》节选等内容，把我的思绪瞬间拉回到童年时代。在宁夏水利博览馆了解宁夏引黄灌溉及青铜峡水利枢纽概况后，我们乘船游览黄河大峡谷。河面因峡谷的地势时宽时窄，河面宽时水流平缓，坐在船上平稳舒适；河面忽然变窄，明显感觉水流加速，船也起伏不定。因峡谷而生急流，因急流而生电能，这就是在 upstream 建设青铜峡等水电站的原因吧。两岸茂密的芦苇，摇曳的芦花，连绵的群山，头顶上透亮的蓝天白云，船下浩浩的黄河之水，此情此景，难以忘怀。

每次在黄河上坐船，我感觉像是投进了母亲的怀抱，既亲切，踏实，又温暖、惬意。那黄色河水荡起的一条条波纹，不就是母亲辛劳一生在黄皮肤上堆垒的一道道皱纹吗？那源源不断向灌区输送的黄河水，不就是母亲滋养众生的乳汁吗？

大禹文化园是黄河大峡谷的又一重要节点。在这里，我们追思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，感受祖先的治水智慧。

2023年，我随团从山东寿光远赴新疆进行“逐绿中国”全媒体调研采风，途经宁夏，又到中卫，准备在这里休整一晚，次日继续西行。刚下高速，驶入迎宾大道，前面就是中卫黄河大桥。夕阳西下，桥面上车水马龙，桥下是浩浩荡荡的河水，在暮霭中泛着深沉的黄光，自西向东奔流不息。黄河北岸，华灯初上，星星点点，隐约可见城市的万家灯火。

接下来，我们在甘肃酒泉玉门市停留一晚。来到玉门，自然而然想起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名诗：“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次日清晨，玉泽湖畔，我们的车队再次驶上铁人大道，在金秋的微风中继续西行，不觉已“度”玉门关。在国家加强东西协作的时代背景下，一批批蔬菜技术员走出“菜乡”，如春风般西出玉门，将蔬菜种植技术无私传授给甘肃和新疆等地农民。

（本文作者为高级编辑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省作协会员）



主办单位：  
山东黄河河务局  
山东数字文化集团

承办单位：  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

“大河奔流——我与黄河文化地标”  
征文投稿邮箱：  
qlwbfnjzg@qq.com

1937年济南沟杨家防凌排



□肖端良

埽坝是险工的主体建筑。其结构开始多以秸、柳等软料与绳缆、土料、木桩等盘结而成秸埽。秸埽的优点是应急取材，见效快，缺点是体轻易浮，不耐久、易腐烂。俗语说：“一年修，二年成，三年就得补窟窿。”清末至民国时期，伴随着治河技术的不断改进，秸埽逐渐向砖石筑坝发展。

位于黄河济南段下游左岸的济阳，因境内无山可采石，旧时在构筑黄河险工时多以秸埽为主。1934年，山东河务局拟修培黄河北北大堤，分三年完成。此次培修计划，就包括黄河济阳段大堤。当时，济阳大堤高度一般在4米左右，堤顶宽度达5—6米，仍相当矮薄。拍摄于1937年的一张历史照片，将济阳沟杨家险工编柳护岸的场景定格下来。所谓编柳护岸，即沿堤定距树桩或植柳棵，再用鲜活柳枝编织成篱，篱成后压土而成，可防风浪冲刷。以这种秸埽为主体的埽坝俗称柳埽坝或柳条坝。照片显示，由于石料不足，当时的沟杨家险工为石坝、柳埽坝混搭而成，柳埽坝之下，有乱石护沿。

沟杨家今称沟杨村，该村原位于大清河西岸，因村南有一东西大沟，沟水流入大清河，故称沟头阳村。后因杨姓居多，又演变为沟杨村。清咸丰五年（1855）黄河夺大清河入海后，沟杨家一夜之间变成地处黄河西岸。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，由于对岸湓沟（村名）险工受冲击，将溜势挑至北岸而出险，形成沟杨（家）险工。该险工当时只有三段秸埽，均为长坝基。后来，坝段逐年增加，坝号增至数十个，最初的柳埽坝也逐渐向石坝过渡。如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将8号、9号柳埽坝改为乱石护沿，将13号、14号柳埽坝改为砖石护沿。1919年，回河举人王村卢永祥（时任淞沪护军使）出资在沟杨家续修五段石坝（今17、19、21、23、25号坝）。至1922年，该险工溜势仍忽而上提忽而下延，每年的防汛除险令岸边百姓深受其累。

济阳境内黄河封河日期一般处于1月上旬至3月初。民国时期，每年冬季的防凌汛任务也很重。自治黄以来，济阳防凌排险方式以打冰撒土、爆破冰凌为主，当地群众还采用扎防凌排方式进行防凌。所谓扎防凌排，即为防止凌汛期河冰撞毁堤岸，将木桩横竖结扎并固定在险工坝前。1937年老照片显示，当年济阳沟杨家正是用扎防凌排这种“土办法”来应对凌汛的。据了解，伴随着险工埽坝改为坚固而抗冲击的石坝，1954年后，扎防凌排的土办法成为历史。

（本文选自济南市档案馆编《照片里的黄河故事》一书）